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赤

俗錄司不開教義空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第七世

宗師二十六人

機緣一百二十九則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湖洞山因僧在房內念經

經師隔窓問閻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

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其僧從此得入頌曰不問維摩念甚麼新羅鷄子穿雲
遇枝頭擊著沒威靈惆悵嵩山破竈墮

佛身東

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鑿故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

楊無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

一言演出不須多

遇知天章和尚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施全憑王老力

嘗然到岸不須憂道場如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水深不見底

鼓土揚塵無處尋四頭撞着自家底

南堂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

師曰磨不轉頌曰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

令君迢照看截錢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

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落二邊

印截水停輪中此情吾師知道惺惺微露一言令省覺不轉何曾更有停

按若雲居示衆云老

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頌曰吾真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中叫屈明堂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

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大畫吳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檗苦者如蜜三十年來無處雪屐嘆別峯印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為辨的影草既隨身觀面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使駕鶩還獨立景菴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官馬嘶
看一 踏無得菴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黔羊挂角莫道踪跡氣息也無僧問黔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

社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
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
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
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吽喚曰畢竟如
何慶曰驥事未去馬事到來此五燈會元所

羊挂角向國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
橋畔老三千里外鮮相逢正覺迷羚羊挂角
六六卅六貧兒得古錢瘦馬餐枯粟報你參
玄人聽來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
草堂清獵狗迷蹤還駁駛氣息全無何處逐
趙州城裏忽相逢依然六六三十六一 雲
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
甚麼難道曰請師道師曰新羅新羅頃曰新
羅僧問答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
騎賊馬不勞餘刃罷干戈半卷涼即此非此
離此全此平步青霄高山仰止目前包裹不
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弓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二 羚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博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
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芳促君壽有鬼神芳妬君福 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龍子四顧巍峩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

歸來何處尋成枯木僧家畢竟歸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跡到白雲巖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付八月鴈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佛祖忽雲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慎者不謾頓曰 春到石人視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開湏知雲外巖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忙子肯雲居臨終時間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寐頃曰 賤漢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三日沾階爛泥堆裏頭寶業深雲居因僧問

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
何勞師曰不同興化頌曰 菩殿烟收紫氣
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
金光羨漢天投于青雲居因荆南節度使成
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

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
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頌曰迦葉不
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
佛眼遠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光孫見如土
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
曹山本寂禪師胡洞山僧清銳問 清銳孤

貧乞師拯濟師曰鉢闍黎近前來鉢近前師
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 玄覺云
什麼處是與他酒喫頌曰 清鉢孤貪心太
鹿曹山携手步亨途白家三盞沾唇酒醉後
添盃一似無佛中元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霑
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地戴

思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
更飲三盞酒醉後郎當笑殺人南華集販海
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歲却來伸手從
人覓爭柰難謾有當行首堂尤清貧三盞便
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研却月中桂惱
亂春風卒未休天台張龜李龜各有病痛

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連底
凍朴翁鉢曹山慣用百家酒投向人前盡底
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閣黎猶自不惺惺晚山
凝千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快蹠親兩箇
駝子相逢著世上思量無直人退谷雲銅公
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

蘇州話無準菴 曹山因鏡清間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
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謗曹山一人即得爭奈
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
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頌曰不與塵
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謗如如理事誰相悉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顯鴻濛未判絕蹠親畢竟難將事理分
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雪巖鉢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
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求求
死不得死頌曰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

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清秋雪賓
宗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
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
手頌曰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狹路忽相
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華山千萬重翁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參師曰莫是紙衣道者

否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繞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玆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貌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頌曰。麻纏紙裹若嬰孩。優盜羅華火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南堂典三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

假胞胎不借借金烏出海月離雲。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頌曰。朗月當空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九聖。

赤一
光境俱忘誰解看。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階級轉。顚頽會湏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臘寒在卷後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苔生時如何。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曰只知心徑苔生。不知向什麼處去。頌曰心徑苔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艤蘆花萬頃。

水天澗白鳥深沉任轉於山掉暉心徑苔生去
莫知口如韋孔眼如眉迢迢割外封彊閻明
月蘆花類不齊掩寓闇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
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
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衆山色頌曰雪覆千
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
氣野老相逢不展眉卦鑑鉛混不得類不齊六
爻宛轉見重离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
人不知石溪月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
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絕
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東師
曰了也未曰這邊則子師曰那邊事作麼生

志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運斤成風匝石之奇喬松聳壑梁棟之姿
宗中辨的量外知機這邊那邊芳著著無虧
走盤不定芳落落明珠牽絲曹山因僧問
端坐圓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
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
海說禪說道方爲用也頌曰 團圓莫謂清
虛理若謂清虛總幾身却是眉毛曾問眼烏
睛那自見瞳人本覺一 曹山辟洞山山云
子歸鄉莫打飛鶴嶺過麼師曰是山云來時
莫打飛鶴嶺來麼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
飛鶴嶺過便到此間子還知麼師曰渠無彼

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徃師曰若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頌曰不打飛禽便到来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也挑李年年二月開口得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頌曰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污身何事者無人著價爲伊非是世間称丹霞齊曾山僻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頌曰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幻擬虛空口露亦齊時一鉢

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開
扶曉曹山聞鍾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頌曰聞鍾告衆打吾心游子歌聞鍾便道打吾心語淺分明理世音歌聞鍾便道打吾心語淺分明理

事深上流默默點頭笑可謂真鉢不博金粉陽昭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頌曰六門晚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一物獻尊堂正卷類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

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駁鞋
未頌曰引問當機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
掃曹山索把袈裟來智深功德禪和妙解君
未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
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他第二機汾陽始曹山
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
亦一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頌曰清白
門庭四絕隣長年間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
殘月爻象分時却達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
狂歌任墮申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
顛人天童覺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
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束

谷光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
曰如驢覲井師曰道則太然道祇道得八成
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覲驢頌曰出路
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
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成拈本應物現形如
水月當時應物不閼情如驢覲井終難喻如
井覲驢何十成本覺一驢覲井井觀驢智容
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象中不蓄言機
絲不挂枝頭上文承縱橫意自殊天童覺驢
覲井井觀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
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張無盡驢覲井井觀

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踟躕定盤星
上絕錙銖無甚全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
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
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
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
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
赤一

如是如是頌曰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
烏朝抱郊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琉璃
椀升座故園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
傳金鶴啼破玉人夢晚色依依錦帳前曾
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
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

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所不開
頌曰翡翠蕉垂絲綸未濟紫羅帳合視聽
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
龍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天童
光刀斧所不開竈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雪和
氣帶春回返名流曹山因僧問國內接効者
誰頌曰嗟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
關橫按鎧鎧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頓佛性
梔升座故園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
傳金鶴啼破玉人夢晚色依依錦帳前洞山
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
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頌曰龍牙未息
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愍他親志切

直言洞水逆湏流汾陽姑古源無水月何生
滿岸西流一沐分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
話少林春授子青洞水無緣會逆汎見池苦
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
休橫川珠龍牙在翠微時間如何是祖師意
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
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
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
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打脚時間二尊宿
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
明已要且無祖師意頃曰龍牙山裏龍無

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
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持繼
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寶鏡子卿不下單子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
後乃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兒佛性奉西
采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處同休把虛空
增粉飾他家肯重似盲聲成枯木駕與青龍
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
三度曹施陷虎機曉參成蒲團禪板對龍牙
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據明目下恐將流
落在天涯虛空那掛絳星漢却浮槎不萌草
畔藏香象無底藍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

礙通方津渡有船車天童坐龍牙因僧問二
鬼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隐身處始得曰如
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頌曰寒月
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
洲鶩飛入蘆花不見踪大貴淳堂堂成現密
密難見二鬼雖黠莫能其便藤枝透出未生

前正眼當陽巧四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賊即
貴貴即窮日悟勤龍牙因詔國師問天不能
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
十七次問師曰若爲你說恐爾後罵我枉在
詔後住通玄峯因沐浴次忽省前話具威儀
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

罵他頌曰赤骨力寸絲不掛淨保佛芳赤
灑灑浴出低頭滿面慚爲我說時定相罵正卷
到大海中心泛錢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
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
舉一什麼頌曰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觸牘深
夜聽天曉便歲無影樹太陽徧照不能尋找
子青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
盡西來祖師意知音弗遇也空然本臺一龍
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
人行拳頌曰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

輒向前三六時中常若此不須更問祖師禪
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
師曰如賊入空室項曰枯松野鶴叫衙門
雪滿寒林入夜聞只箇生涯無所有不妨巖
下有溪雲成柏木買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
衲僧面前不識真牛文綠林強士正心狂心
中妄意室中歲不覺投廬入空屋懨懨徒然
笑一場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
何師曰返擲且止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
文殊佛亦不怕師曰爭柰被文殊騎何曰文
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返擲事作麼生日應
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者返擲事作麼生

僧無語頌曰衆獸之中師子兒善能哮吼
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擲爭柰文殊坐著伊
于閑園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生疑將謂世
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智日光撫州踐
山住仁禪師洞山聞福州大鴻安和尚示
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檍到彼值
鳩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鴻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
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何得相弄鴻
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囁曰向後
有燭眼龍爲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

尚出世徑徃禮拜招問甚歎來師曰閩中來
招曰曾到大鴻否師曰到日有何言句師舉
前話招曰渴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過知
音師亦不省接問樹倒藤枯句歸何歎招曰
却使渴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渴山
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頌曰 樹倒藤枯

赤一十三
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
直至如今笑未休海印信樹倒藤枯呵呵大
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食程去不歸及
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當日未
還家佛慧泉江邊閒把直鉤垂也有金鱗上
鉤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皴變眉成

拈木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
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陀道場如冷
刃吹毛笑裏來燦迦羅眼不容裁一日金龍
曾舉爪髑髏覺痛頂門開大洪頭若將此語
定經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
方知千里共同風徑山果有句無句藤倚樹

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
風落飛絮枝山桂樹倒藤枯意若何渴山開
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劍喚作陶家壁上
拔佛性參索却布單錢了行持意氣轉高不
得明招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
大鴻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

夜寒來怨阿誰文殊道却使鴻山笑轉新笑
中有及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者由更區區
苦問津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
由堂堂蹉路鴻山老空去空來一肚愁楚安
方添得鴻山笑轉新當時覩面已呈君明招
漏泄鴻山句無限風光付與人有句無句

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音露布如藤倚樹物
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
名模句歸何所蘇嚦蘇嚦呵呵大笑破鏡不
照大地茫茫一任躡跣談田故呵呵大笑不
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
林泊合錯商量梁山造呵呵大笑意難論樹

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只是
舊時人真津大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
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
尋處龍牙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研牌
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芳要與人天為
師面前端的是虎石無著笑裏憑誰眼豁
開龜毛須向火中裁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
區區謾往來店堂深耐鴻山老鬼精無釣
便要釣銀鯨幾多頭角為龍去鰐蟹依前努
眼睛中卷立掀翻海嶽求知已雪刃橫身立
太平野若不知光輝力襲擊打破祭江神本
卷末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

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明眼衲僧一場因措
天日崔琅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
藤枯好一堆爛柴頌曰布單酬價見明招
滴水如今未舍消不是普通年後事住山爭
待有紫燒張無主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
匝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帆無明海裏尋知
已中卷空領得滿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
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三年五載燒石林
攀躋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
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
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
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喫曰
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教光射到此間雖然
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
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頌曰一文兩文與
迷投子音踰山因主事僧爲師造壽塔畢白

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
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
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
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耶羅山嶺曰
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
踰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
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
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
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喫曰
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教光射到此間雖然
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
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頌曰一文兩文與
迷投子音踰山因主事僧爲師造壽塔畢白

三文踈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
露乾坤僻白雲雲巖接得風流傅粉郎一
朝三度巧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
李二娘佛鑑慈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
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徑山早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剃襟有短長

大庾嶺頭一尊佛踈山兩度放毫光故山珪
翠堵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丈可憐眼
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佛性春清風吹
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
水到頭俱被釣繩牽丹徒淳三丈典每愛佳
人笑日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

輶波浪無風不掛情樂空兩文卷入惱惱
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興西
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一丈典匠行因感果事
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踈山端的意吾
家宗祖在并汾冬瓜蘸雪未為淡匠者三
文淡景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本寂觀

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
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惠參華臘月蓮花
齒蓄香三四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落
早是龜毛數丈長審參華隨落眉鬚不得塔三丈典
文使盡見分踈無端大嶺重饒舌數丈龜毛
舉世無月林覩踈山造塔行令今古藪林掠正

三錢酬酢相應。驕地傳聞大嶺看。看臘月蓮華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見尋。趁弄影。方丈城。踰山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金華京師。領曰。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舟澤。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賣買還賤賣。總喫便承當。俱華京。京中大黃若冬來。意果日麗天盲人摸地。青華京。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五華京。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牋夜塘。徐華京。師出大黃。直截為君舉。冬至到寒食。恰是一百五。無深泓。有問冬來事。京師

出大黃漢家勲業在樊噲與張良
踰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
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
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
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
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抵
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
不該門指淨瓶曰祗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
曰閻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頌曰
法身向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
感易成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

琵知音相見合如此大鴻智服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開掀翻地軸法身向上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雲北山雨圓基劫青青掩映松蘿窟脩竹超然物外物莫將脩竹比喬松不及喬松老風骨佛鑿法身向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

六

七

楚來一箇跛擔爲一擔更無偏石溪月

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頌曰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深惠安深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紫羅帳裏深深夜說悟當年四八禪崇禎堂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頌曰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平地有深坑惠安深踈山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棹床勢山曰閣槧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貪戰將領曰八花趨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歌歸去國英雄贏得作清時無量壽踈山因韋國師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左

捲芒繩縛鬼子頌曰 百匝千重欲問周踈
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會直得江西
水逆流於子外 跡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
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
赤一 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靈
靈雀不栖無影林頌曰 游海無風波浪平

舉一不舉二雲門撞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
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時堂心聲前一句口如
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閒說夢白頭
生得黑頭兒丹霞導黑白分明滿局慕曾無一
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愁不
知東端貌出形儀已不真二三分數像當人
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謾是眼親保寧房
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覩面逢東嶺雲
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音變煮海成鹽
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
把手相將海底行慈崇源高樓美女一雙雙各
向瓊窓坐玉床綉出鴛鴦呈似了金針深插

錦香囊佛裝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賈客不諳彈舌語只看兩箇鼻頭長佛羣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把手雖同步白雲飛蓋月含空楚安芳莫向乾峯頂上參無言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消息走偏天台與嶺南成林木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怨誰分鮑皮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為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田猿動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猴白那知更有猿黑佛子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萬年閏明頭大暗合緩放急收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一不

舉二天台過徑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月空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赤一

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頌曰鋪主將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去滿面慚惶不敢嗔白雲垂鉤四海釣獐龍外格玄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席帽不妨把手高峯佛性赤三種病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時人不會箇中意猶把法身設度

量

楚安方

動誠別曲門一知十手揭手捲

以膠投漆庵內不見庵外無孔錢鎰不會人
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劣金博金

西普錄

庵內不知庵外事錢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

上打鞦韆猛虎舌頭書已字啞堂遠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柱杖劃云在這裏僧錯
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
傾盆會麼頌曰
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汗方信農家
不惜眉

天童覺

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

割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顯一一門中見

菩財

佛心才

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佛

已搖落西瞿花正紅長空卓撓破雲門一柄

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尺管絃樓四五

百條花柳巷

徑山果

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敲山

圭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雄土宿
夜遊南瞻部泥牛脚下火星飛寶寶宗一人
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
長安其中一箇最尖要佛祖當面非暗投應
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若是續
貂人弄巧便成拙雲林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

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
那師曰特謂猴白更有猴黑頌曰乾峯舉一
不舉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爲言只有猴白那
知更有猴黑暗堂心弦磬相噏網珠相對發
百中而箭箭不虛攝衆景而光光無礙得言
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徧
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天童覺澧州欽山文
蓬禪師洞山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
鎗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
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閑藜良四首師
下禪床擒住曰一鎗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

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
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
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
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
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
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頌曰一鎗破
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遷就土
雲凍鴈聲孤愁人皆閨戶甜瓜自古甜苦瓠
從來苦欽山定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真言
師曰南無佛唵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
不是禪芳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
語作唐言退耕寧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

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
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
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
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嚴頭曰汝恁麼道
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
打我頌曰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

纖瑕天皇一脉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
切屬欽山猶空動得無言說至今誇汾陽此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
拂無言說若更非言更是非迦葉慧高安白
水本仁禪師附洞山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
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

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
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
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詰若向這
裏會得有箇入處頃曰色自色芳聲自聲
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
橫海月明丹霞岸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

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模堂堂圓應沒錙
銖巧張爐鞴費分踈爭如捧下無生忍聞見
臂香浦道途回悟勤明州天童咸啓禪師附
問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
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
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

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處簡無
對師便打頌曰卓卓的的一局便息老鼠
舞三臺貓兒吹觱篥烏龜舉首唱巴歌一二
三四五六七雪寶宗天童答因僧問如
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頌曰
盲聾瘡痘迴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障昨夜東

赤一

二下

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昇霞詩

京兆府覲子和尚兩洞山混俗閩川不著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汎江岸採掇鰣
覲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
為覲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
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

討甚多年鬼眼睛東野敷紙錢堆裏可憐生
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
廟絕人行東山源瑞州九峯普滿禪師
兩洞山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
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趕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
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
雪寶
台州幽樓道幽禪師嗣洞山一日歛鍾上堂
大衆纏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
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卧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
試問傍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
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
暗地傷人不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益為自
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
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
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
擔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汝州南院慧
顥禪師上堂諸方只具啐喙同時眼不具啐
喙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喙同時用
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喙啐喙同時失僧曰此
猶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
失師走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
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四參省師已圓寂遂禮
風穴和尚究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喙話後
來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
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尤曰
汝會也頌曰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

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參叢錄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啐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子若啐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南院上堂赤肉圍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圍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頌曰掌

中擎日月舌上綴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梵天放山桂赤肉圍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徑山火電光影裏繙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本菴水日月無光殺氣浮揭天鼉鼓戰貔貅捷呼獲下真番將那箇兒郎不舉頭虛堂赤愚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擗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頌曰兩箇屎擗合作一團糞天炎地誰能轉千古叢林作詰端西山先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掉簷曰興廢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頌曰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

生解寶堪悲晚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
四枝海印僧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挿重簷氣
衆雄恠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智中印海
寂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印海如何師曰紫羅
抹額印海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
爭若何師曰炭窰裏歲身頃曰紫羅抹額

歸方丈頌曰三聖擔他寶壽鉢推僧出衆
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有人滿大唐
汾陽昭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衆疑
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英龍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
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白雲端黑白未
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
手更有何人敵得伊保寧寺探馬飛來棒下
寧瞎人翻浦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
將軍見太平真淨文臨濟家風丙獻酬推僧
捧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
話頭佛國自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

衆疑將軍令舉群夫駁直得首擊
如_站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
知打瞎人人眼好向曹溪問老能智海_濟當
鋒更不借全機_一勍敵須還作者知錢馬放閒
沙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上方_並寶城收寶
鯉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_焉能別是非_佛

由_{南華}弓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
鋒一劄_{京北}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
要分明消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_{殊山}如_赤提起須彌第一鏈電光石火太遲遲
象王行處孤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_極果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捺他寶壽瞋正令只
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_{故山}珪養得男
心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密裏和身
入生滅門中端口宣正_並塞北千人帳江
南萬斛船菩提窩裏坐總謂是虛傳_{石菴}昭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
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

不勢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師覩之忽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頌曰閑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

超百億亦印信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月如鈞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成枯木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擗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五祖演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儂家第二頭禾山方一拳拳倒黃鸝樓一趯趯翻

鸚鵡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佛性本

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覩不足秋

南華經

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

寶壽作街坊閑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恁麼

無面目最竒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圓悟勤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

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佛鑑勸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千涉徒用精金換得鉢崇禪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印寂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羅鬼貉子頌曰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間外乾坤廓落大方無

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槐破狐疑
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四天力爭如直下休四
衢道中淨裸裸放出鴻山水枯牛_{四悟勤}
西院明在許州聞洪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參遂特去
相訪繞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
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院曰
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插
一插院曰侍者收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
阿刺刺阿刺刺頌曰南院門前信莫窺登
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相投
只自知海印信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嗣灌
溪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

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鍊崑
崙頃曰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鍊崑
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方菴頃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西塔碧因陳操尚書來
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
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
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頌曰
團團珠逸玉珊瑚馬載驢駄上錢船分付海
山無事客釣鼈時下一捲攀復云天下衲僧
跳不出雪竇頃布漫天網鯨鼈不上水底
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
處却能回閑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

半開主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月臺昌李公
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遠團圓休
錯會還家拍手笑哈哈別峯印郢州芭蕉
山慧清禪師嗣南塔湧上堂拈拄杖曰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
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頌曰 有無今古兩

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
聽崑崙說徃還孽青芭蕉示衆世無隣與
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游子淚
沾巾正覺迷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聲
将来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保
寧另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撥眸轉

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成枯木
芭蕉拄杖與奪互要當風眼活剝那纔昧隔
生鼻孔遭他牽搊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詭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

橫禪椅畔免令就上長枝柯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徑

山果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萬韓霽衲子
驚迷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雪寶宗
赴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
拄杖弓與拄杖船中輕蕩漿無拄杖弓奪拄
杖佛面巧出相好手芭蕉眼不開寒壁填溝
何處來月臺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雹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
默飛禽懸崖樸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持猛
鬼頭折蒼龍角南堂興

相罵銳汝接觜相噦銳汝潑水等閒摸著蛇
頭拍手囉囉哩哩巴庵顏芭蕉舉起拄杖驚
動森羅萬象蟬蟆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上
后無善惡盡毒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
家喪亡青堂充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将来幕然夜
半化龍去黑兩鳥風裂地雷亞堂愚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曰
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

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為本萬
錢為利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
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
箇筭法極省工夫你諸人要會處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允支移拆變加三倍平生有
子不須教一回落照自然會

色蒸清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
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
與汝相見頌曰

休問維摩卧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
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枝子青

一不問弓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鉤頭再三回

首來相見急水波心輯綺慈懶卷需

廿八

卷之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